

# 两个安徽人的陇上文化情结

——王子云与高一涵的书画之交

邓 明

1975年，读国民政府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的《金城集》，其中有一首作于1943年《题王子云兰州图》的诗，有长序，引人注目：“岑嘉州《咏金城关》有句云：‘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气象万千，一语中的。然非亲至其地者，不知也。子云此画，似为嘉州注诗，嘉州之诗，又似为子云题画。即未临斯土者，亦得从容卧游也。爰志以小诗：重险金城夕照红，长虹飞岸影浮空。嘉州诗句名千古，收入先生尺幅中。”

王子云何许人也？其画作《兰州图》，竟得到高一涵的如此激赏，是国画，还是西画？一直不得其解。本人只见过清光绪时国画《金城揽胜图》、民国初年国画《兰州铁桥图》，从未见过《兰州图》，访问了一些老兰州，亦不知此图。去年看到《王子云西北写生选》，其中收录此画，编者定题为《兰州白塔山全景》，竟然是油画，全景式长卷，长238厘米，高31.5厘米。画家似站在四墩坪（今兰州伏龙坪）上，雄视北山而作画。画面西起七里河、上徐家湾，东至兰州城池东北部、雁滩滩尖子及青白石一带；南界黄河南岸、兰州城池南部；北逼北山山颠，黄河自西向东蜿蜒奔流而过。画面大气磅礴，气势雄浑，笔触粗犷，而描绘景物则细腻生动，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兰州城的原貌。画面横向的五分之四被高大、峥嵘、黄土赤裸、沟壑纵横的“白塔层峦”所占据，顶天立地，荒凉悲壮，黄河环绕山麓，似为峭拔的荒岛。画面的右下角，则为绿树掩映的兰州城。一干裸荒凉，一生机盎然，形成反差极大的对照，给人以很大的震撼力。这两种境界通过一线中山铁桥连为一体，真实地反映了兰州这个丝绸之路黄河渡口、隋唐雄郡的自然风貌和重要战略地位。

此画从细部来看，黄河北岸白塔耸立，十王殿顺山坡逶迤而下，靠近玉皇殿，两侧为三星殿、文昌宫、三官殿。山下房屋栉次鳞比，密不透风，为平民聚居区。沿河有悬楼处处，当为昔日甘新驿道上的酒肆旅社。甘新公路溯黄河曲曲折折西去。白马浪半山，殿宇高低错落，正是金山寺。兰宁（夏）公路顺黄河边东下，庙滩子一带房屋密集，明长城绕山麓，依稀可见。



王子云《兰州图》高一涵诗

黄河南岸南缘正中，一个高大烟囱拔地而起，此为甘肃制造局锅炉房的烟囱，地在今兰大二医院内。中山桥南为桥门清真寺，寺内重檐歇山顶大殿清晰可见。画面右下角为兰州内城西城墙，其南端为西内城门——镇远门，地在今西关十字亚欧商厦南侧；其北端为城上角楼。沿河为北城墙，西面城门为广源门，俗称水北门，地在今永昌路北端；东面为庆安门，地在今静宁路北端。

长卷引首拍照不全，有残缺，题云：“……皋兰，子云先生春间以《白塔山全景》……山明如雪水香甜，白塔玲珑接蔚蓝。隔岸 台金碧焕，立马塞北小江南。高一涵。”下钤白文印一枚。

高一涵（1865-1963），字梦弼，又字涵庐，安徽六安人。1912年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系，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为《新青年》积极撰稿。1940年至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解放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及《金城集》，后者为作者在兰州等西北各地的诗作，有600多首。高一涵为保护敦煌石窟，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他与王子云结识，一方面缘于安徽老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保护敦煌石窟的共同使命使然。

王子云（1897-1990），安徽萧县人。青年时期，先

后在上海美专、北京美术学校学习。1931年至1936年在法国巴黎美术学校专攻雕塑，其作品多次入展法国巴黎沙龙美展，巴黎编印的《现代美术家辞典》将其收录为词条，抗战爆发后回国。他以艺术家良知，痛感祖国的历史文化遗迹遭受战火的破坏，于是奔走呼叫，要求保护、抢救民族文化遗产。1940年，教育部终于组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为团长，率十来人，从重庆出发，辗转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5省，历时5年，行程万里，考察各地历史文化遗迹，对之摄影、临摹、拓印、测绘、著录、石膏翻制。之后，整理了12编10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选集》以及大量珍贵资料，为后来的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沿途，王子云画了大量的写生画，保留了40年代的自然景观、民族风情以及古建筑与古代雕刻的当时面目。他还撰写了《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的地位》论文，发表于1948年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刊》上，是最早从文化学角度研究莫高窟艺术的论文。

其中有关兰州的写生画，除《兰州图》外，尚有《握桥》《安宁堡桃花》。《握桥》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雷坛河上的交通状况。彩绘握桥如长虹横跨河上，可有效行洪而保桥岿然不动。然而它只能行人，不能行车，因而枯水期，河床就成了车马、负重者的通道。河床里画着骡子拉拽的轿车子、驮水驮柴的毛驴、挑水的水客子。桥南则是古木参天、宫殿巍峨的金天观。

《安宁堡桃花》是画家赏桃花后的作品。三月春风浩荡，安宁堡仁寿山下，千树万树桃花开。画家选取桃林一角，花枝招展尽向西，姹紫嫣红，背靠黄土赤裸的仁寿山，山颠天尊阁兀然独立，林下一片黄土地，只点缀着三五丛碧草。荒凉的背景与顽强的生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田埂坐着穿大衣的女士，当为王子云的夫人、考察团成员何正璜，似乎演绎着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画面题跋为：“谁道西北多荒漠，十里落红尽是春。卅二年春安宁堡赏桃花，归来并记。”

王子云还画了多幅全景式的名胜古迹写生长卷，如《汉茂陵全景图》《唐五陵全景图》《唐十八陵全景图》，以及在甘肃的《焉支祁连合图》《三危山与鸣沙山全景图》《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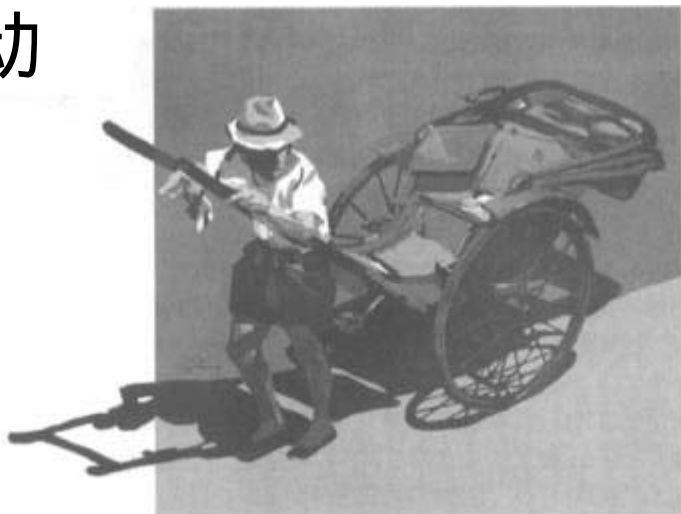
《焉支祁连合图》，系1942年秋，王子云西出兰州，进入河西走廊，赴敦煌途中，在山丹境内黑河上游山丹河之滨所绘。画面上部是河西走廊的南山，极远处是祁连山雪峰，白雪皑皑、耸入蓝天，其下为赭石色低矮的干山，似为焉支山，蓝白红对照，视觉冲击力极强。画面下部则是戈壁中的绿洲，山丹河流淌而过，水极充沛，泛出森森白光，这是冰川融雪成河的特点。河边是丰茂的草地，马群、羊群悠闲地觅食。倘有白杨掩映下的庄园，直似秦汉时匈奴的牧地。引首高一涵书标题“焉支祁连合图”，并

题：“子云此画，系在山丹县所作。考《山丹县志》：山丹昔名删丹，为汉居延塞故地。李陵出居延塞，及苏武归国，路博德设遮虏障，均在此。城外孤峰高耸，名龙首山，与焉支山遥遥相对。镇夷峡为弱水出口，地极险要。山丹产红盐质如赤玉。予于辛巳（1941）、癸未（1943）两度来游，曾有《晚宿山丹》之作，录以代题词：‘删丹城外夕阳斜，玉节牙旗想汉家。遮虏障前山四面，镇虏峡口路三叉。龙峰矫首横天末，弱水秋波入塞沙。盐赤崖朱霜叶老，焉支掩映蔚江霞。’”铃“涵庐”朱文印、“高一涵”白文印。诗人两次路经画作中的景观，引志书考证，此处即汉居延塞，复以七律吟咏之。黑水即为古代的弱水。此为高一涵1941年侍于右任赴敦煌途中所作，录赠王子云，与《金城集》所收此诗，文字略有出入。

《三危山与鸣沙山全景图》，所绘为安西至敦煌道上绿洲边缘的戈壁荒漠景观。远山干裸绵亘，山下戈壁滩上，秋风瑟瑟，丛丛芨芨草等荒漠耐旱草灌，迎风挺立，画作左面数十峰骆驼，悠然自得地觅食；右上角白杨钻天，树下为羊群，当为绿洲与戈壁的接合部。整个画面充盈着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但不失生命的张力。引首，高一涵题《鸣沙山》长诗，序为：“鸣沙山在敦煌县东南，距城约十里，因三危山当风而立，由西北风吹送五色细沙，自山脚堆至山顶而成，绵亘五十余里，一白无际，蔚为奇观。考《元和郡县志》：是山‘名神沙山，积沙为之。危峭逾于石山，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予与同游四五人从中峰滑下，降至山腰，流沙随足而下，摩荡成声，四山响应，正如数十架飞机结队临空之声。中峰下有一池，半月形，名月牙泉，相传即汉代渥洼池。碧水澄清，游鱼可数，三五鸥鸟，沉浮芦苇间，悠然自得，几忘身在塞上也。造化小儿何顽皮，花样翻新沙戏儿。兴风作浪纵石尤，不打船头打山头。三危山老石皴裂，形如龟圻色如铁。风转琼屑云堆白，巧施铅华为藏拙。瀚海流沙飞不穷，浪淘月笼随长风。聚山聊代伏波米，九仞不亏一簣功。高者耸出群玉峰，下者凹作蕊珠宫。博浪浪高积如雪，龙堆堆起蜿蜒虹。或肖靴文皱春水，或勒鸟篆留山中。不使螺鬟馀一发，却教天唾珠玑笼盖碧玲珑。匡庐不露真面目，只疑山老又还童。逶迤缭绕五十里，神装鬼抹非人工。毋乃心妒天山雪岭终年白，有意幻出银山万叠与之争长雄。鄱阳湖畔剥皮山，寸草全无露石斑。岂若此山无皮无毛更无骨，只有沙软无石顽。照月真成银世界，登临如行玉山间。老夫到此喜欲狂，贾勇直下千仞岗。流沙滚滚随足降，摩荡成响声悠扬。隆隆万鼓排空起，淘漉滂湃决银潢。老龙当风吼怒涛，霹雳砰訇震大荒。鸥鸟惊飞牛羴棘，一时游侣齐张皇。不雷冯冯从何起？不风飐飐来何方？山中亦未传警信，奚来机群结队航。万目惊疑向空望，心知无事犹彷徨。脚跟着地万籁寂，顷刻天地复故常。试以藤杖作画锥，写兹奇境纪敦

# 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

刘秋阳



人力车在现代的大中城市已基本绝迹，但它曾经是民国时期广泛流行于城镇的主要交通工具。它是一种人力挽拉的、供人乘坐的单座车辆，以拉人力车为职业的人就是人力车夫，或叫黄包车夫。

关于人力车夫的生产生活状况民国时期曾有人评述：“世间最悲惨的劳力莫过于人力车夫也。世间最无人道的之营业，亦莫过于人力车之公司也”。在近现代，对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劳苦大众的态度如何，往往能反映一个政治力量的政治态度，甚至预示其政治前途的走向。

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五四”之前就十分关注、同情人力车夫。李大钊在《可怜的人力车夫》一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说：“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此矣”，认为人力车夫职业的存在于“理”“最背乎人道主义”，于

“利”则“讥于经济原理”。1919年4月陈独秀借一位人力车夫妻子的口气，描述了人力车夫家庭的悲惨命运：“我的可怜的丈夫，他拉车累得吐血了，如今我的儿子又在这大风雪中拉车，可怜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拉一步喘一口气！”[1]同年，毛泽东笔下的人力车夫也向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哀声”：“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2]人力车夫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如此悲惨？李大钊分析：“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陈独秀则认为是“通国钱财都归到这班文武官和他们子孙手里”，而不是人力车夫“懒惰，没有能力”。

煌。子云先生法家兼政，三十二年诗人节高一涵录。”铃朱文“高一涵印”。这首歌行体的长诗，慷慨激昂，汪洋恣肆，造语诡谲，充分反映了天老地荒的西北大漠奇特风光，有力地提升了画作的文化内涵。拖尾王子云跋云：“三危山与鸣沙山，西北走廊写景，卅一年秋，绘于安西至敦煌道上，子云并记。”

《敦煌千佛寺全景》长456厘米，高233厘米，引首小篆题写标题“敦煌千佛寺全景”，拖尾行书题“王子云摹绘”。画家将鸣沙山东麓断崖上的俗称千佛洞的莫高窟全景真实而生动地写生下来：九间楼高入云天，断崖上高高低低、密密麻麻，分布着历代所凿洞窟，密如蜂巢，震撼心魄。山上山下的一些古建筑尚存，有烽燧、庙宇、牌坊以及藏传佛教白塔，丝毫不爽。画家用他创造性的劳动，为后人保存了1942年代的莫高窟外景面貌，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没有能够一次拍摄一两千米长景物的照相器材，王子云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测量每一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为绘出莫高窟的全景，他跑东跑西地跳上跳下，用他所擅长

的绘画手法，更用他所不擅长的测绘手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全图绘成了。这是一幅不寻常的长卷画，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用照相机摄下；在今天虽有先进工具，但已非昔日原貌了，因此它是不可代替的历史资料。”从中可知当时绘制之难，画作的历史文化价值之大。1990年后，何正璜女士遵照王子云先生的遗愿，将此长卷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表达了他对敦煌艺术的深切热爱之情。

60多年前，两个安徽人，因为抗战的缘故，不期在抗日大后方兰州相遇，共同为了保护敦煌文化艺术遗产而奋斗，上引画作与题跋就是明证。然而，遗憾的是《敦煌学大辞典》却未给高一涵、王子云立词条，相信修订本将能填补这个重要缺漏的。

注释：

何正璜：《深切的怀念》。

参考书目：

1.高一涵：《金城集》。

2.王子云：《王子云西北写生集》。

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于节园